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秦　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錄監生臣陸　昂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治也耨耘也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杖也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朱熹曰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

矣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于我則誰與我為敵哉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

孔太子曰惠王之志在于報怨孟子之論在于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臣按惠王之問孟子意欲強兵以報怨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于民以為天下莫敵之策徐觀其策不過使民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之兵夫車徒之衆兵刃之利不足以當秦楚之強乃欲制梃以撻之豈不大迂濶而不切于事情哉然觀戰國之時其國有六其後皆亡于秦固以秦之強而有堅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過起于折竿斬木之匹夫當是時也天下一家萬國一

君豈無堅甲利兵哉然而無救于秦之亡由是觀之堅甲利兵雖可以張國威于一時而孝弟忠信終可以結民心於悠久也孰謂孟子之言迂闊哉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怒目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怒貌）爰（於也）整其旅（衆也）以遏（止也）徂（往也）莒（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以篤（厚也）周祜（福也）以對（答也）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_{謂作亂也}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熹曰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大雅皇矣篇此文王之大勇也書周書泰誓之篇也言武王亦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于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張栻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禮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禮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也怒與喜對聖人之情發皆中節其喜也則為慶賞天下莫不仰其澤其怒也則為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徂共二國

之人塗炭極矣文王一怒而二國之人得其安商辛横行于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則當世之民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間大業至元之世者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後世人君尚知所鑒戒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熹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

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運轉也

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趙岐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下同）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言何為不先來伐我）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虹也）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動也)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待也)我后(君也)后來其蘇(復生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救也)己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縶縛也)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寶玉之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老人)倪(小兒)止其重器謀于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尚也)可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也

朱熹曰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于天下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于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呂大臨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臣按燕齊皆列國也燕雖不道齊非天子而擅興師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當然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説也況燕之與齊地醜德齊無甚相遠然燕之君不當以先君之位而予諸人而其臣亦不當受其君之位而不辭是時周室微弱

不能執九伐之權燕齊接壤而鄰國有變亂為之
捄正亦不為過然是時燕民無罪而為亂者在子
噲子之齊人既勝燕之後即當如孟子所言速出
令而返其民之老小置其國之寶器誅其君臣之
作亂者然後謀于燕之世臣耆舊别立君而去其
于燕之土地人民無所利之如此則是為隣國定
亂非取而有之也齊王雖非天吏然存興滅繼絶
之心誅亂安人之意亦庶幾乎湯武之師矣先儒

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是滅絶其國矣安能逆止諸侯之兵哉此孟子為齊人畫為區處取燕之策可以為後世用

兵定亂之法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外城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

不深也兵革甲也非不堅利也米粟穀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朱熹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

值天時之善者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張栻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于天下順之其王也孰能禦之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

臣按孟子言天時地利人和三言者萬世用兵之

要也然就其中權其輕重而言則天不如地地不如人用兵以爭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雖得天時地利猶無得也先儒謂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有人以為之守天時之善有人以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則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也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舉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者又

非臨時可致者也則又在乎平日省刑罰薄稅斂教之以孝弟忠信行先王之政以恤其民如此則無敵于天下而為天吏矣則雖地利不固而天時未順亦足以自守矣況兼得天時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于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

于此者則有之如名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春杵也

朱熹曰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

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朱熹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張栻曰不志于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行耳

許謙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葢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于君者心必歸于此人既樂歸于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哉

臣按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之

時無義戰之兵二章言武王仁義之師無血流漂

杵之事三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

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

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

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林布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

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焉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

臣按人臣之佐君當以道勝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於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勝而惟以兵強馬則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勝者必遇其敵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興農業必廢殺戮既盛天和必傷在地則生荆棘在天則召水旱在人則

致疾疫兵雖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決其所行也所以除殘暴戡禍亂不果則民害不除而無有已時如是用兵斯之謂善非用以之取强于天下也用之取强則非善矣然所謂果者若矜伐自驕得已而不已恃強以陵人則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驕勿强不得已焉恒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謹之意如是則吾之兵不至于過壯而老矣盖兵直為壯曲為老凡物皆

然故曰物壯則老苟用兵而矜伐驕強可以已而不已則必過壯而老矣如此則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則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臣按佳之為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為佳美是

乃世間一種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無不惡之乃人亦或有以為佳美不惡之者無乃反以兵為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無為惟以道德為樂不以兵戎為佳豈肯處其身於不祥之地而殺人以為樂哉後世人主如以用兵為佳殺人為樂本欲求以得志於天下卒之殞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謂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與聖人之道無以異也以奇用兵說者謂奇為詐術臣竊以為不然盖所謂奇者若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乘機設覆非所謂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臣按為士者必以文事而武自名非以善士矣戰所以行天討非以洩已忿也以忿為戰非善戰矣與人戰而勝焉非善勝也不與敵戰而敵服斯乃為善勝矣用人而為之下不以已長勝物不以已有陵物則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爭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幾喪吾寳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臣按老氏所謂用兵有言謂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動而惟應人是為不敢為主而為客我之進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雖至於尺亦不計焉行然後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敵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敵而若無敵執持必以兵吾所執者兵而若無兵若是者盖以不爭為德也然

爭固不可而輕敵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禍輕敵為最大輕敵而忽之不以為哀而反以為喜則吾所以為國之寶幾何而不為所喪乎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者常勝哀者不以用兵為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至失悮以喪吾所恃之寶也則寶常為我所有矣寶者何國寶于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異乎以兵為佳者矣不以兵為佳而以為哀

非不得已不用焉則必不至于敗衂而喪吾之所寳者矣

荀子曰觀國之强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與帥同不能則兵弱

臣按國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觀之是故上隆禮則兵强矣下愛民則兵强矣已諾而能信則兵强矣慶賞以其漸則兵强矣將率能其任

則兵強矣觀人之國者不必觀乎其卒伍觀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則其彊弱可知也已

臨武君（蓋楚將不知其姓名）與孫卿議兵于趙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

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力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莫之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力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露亶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者也君臣之間滑亂也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攪也沸湯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

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於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論也所謂兵要在附民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若權謀勢力以行詐施之于其敵猶有工拙若遇仁義之主民親附而將用命何所用哉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王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

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見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輕舉所以為仁義之師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測所過者化融而無迹此其所以為王道而上下與

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補塞閒隙之可比又豈

非因小忿爭小利者所可同年語哉

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

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

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

之要又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

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

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

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略之書或謂為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軍讖及所謂英雄侵盜縣官等語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漢光武嘗引其言以為詔則此書之傳亦已遠矣其中可取者鮮然此數言者庶幾不悖于聖賢之旨故錄之不以人而廢言也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

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陳師道曰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説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國之政典也所謂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令博士弟子之所誦説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

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舍興壞係馬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令書皆無之則亦非齋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難哉

臣按宋人輯兵法擇其切要者為七書而司馬法比諸家為優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數言其尤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又曰欲生于無度邪生于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

禁必以武而成賞以文而成又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勝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弱力攻守也

臣按先儒謂尉繚子雖未能純王政亦可謂窺本統矣而此數言庶幾古人仁義之師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殺垂教棄而不用可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挍而况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

儒闇于大較法也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敎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駟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于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桀紂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為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為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闇于大較不權

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決也臣以為權于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于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為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賈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為治所以立國本成國治延

國祚誠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

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

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臣按陸賈此言雖一時為陳平畫計以謀諸吕然

而國家有變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此則百

世之所同也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

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寳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為言盖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為宣帝告也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敵所行之事揆之

以五者之名於玆五者果何當歟必合於義而王
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興師動衆苟或有類于所
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淪于敗破滅之
地則所行者下順人心上合天道而無敵于天下
矣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
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
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心

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臣按歐陽修當仁宗時上此疏其言雖為宋而發然而天下後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

政坐此三者而已誠能謹號令之頒明賞罰之施責功寔之效則兵將財用不患其無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舉威武豈有不振也哉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邉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為安邉捍冦之切務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竊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

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横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宫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傲倖此臣所謂内患也且四夷内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内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憂内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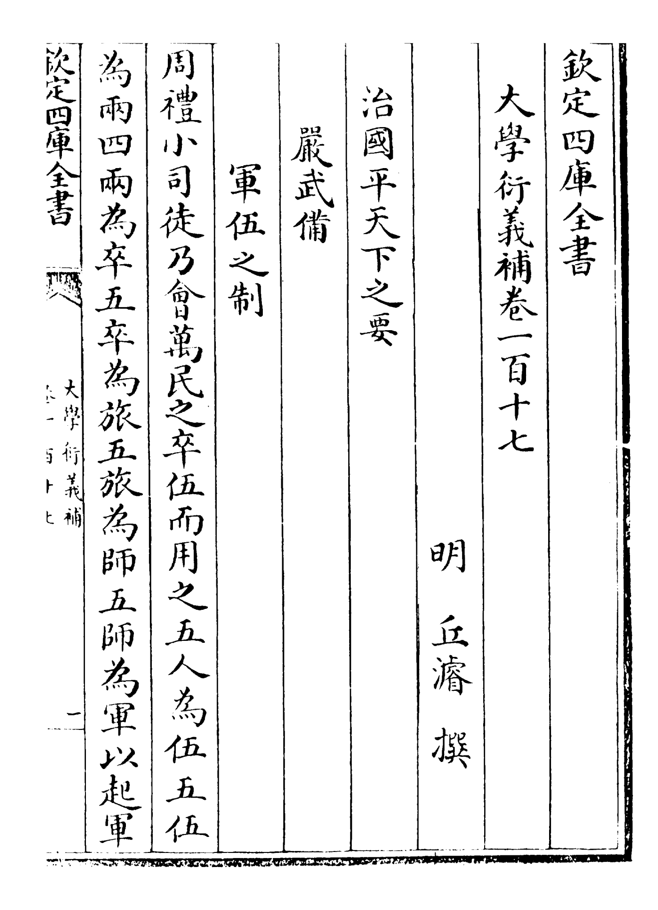
臣按為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

猶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有仁而無義也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爲治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甞不資于武事焉然武之爲用不以用之爲功而以不用爲大故武之爲文以止戈爲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先事而爲之備無事而爲之防所以遏禍亂于將萌衛治安于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爲之有事而後備之也不然則無及矣臣故歴考經史

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而舉韓琦先治内患之説終焉昔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謂自治之策立紀綱分忠佞明賞罰慎號令節浮費罷横賜省逸游禁奢靡絶干請抑僥倖能行此數者則内無患矣内既無患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已上總論威武之道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

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

臣按此即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旅五旅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賈公彦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盡行也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

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戍民之憚行如徃棄市于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强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為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劃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則起之以為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遇

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遇夫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為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于行陳不用則收斂而歸之田里此萬世無弊之軍政也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復可慨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為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

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人亦窘于無人而不得騁矣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彊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

吴澂曰伍一比也兩一閭也卒一旅也旅一黨也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其師史者也成周寓兵于農方其無事爲農則萬二千五百

家而為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為兵則萬
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軍將皆命卿即鄉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
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
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
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
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伏節之士有事
則驅之于行陳事已則歸之于田里父死而子繼

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劉敞曰魯不務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

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税其民令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

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稅為田租）有賦（賦謂發賦斂之財）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

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失其名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

千八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徧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于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徧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

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慮患遠固未嘗好戰亦未嘗忘戰制為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内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

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蒐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

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猶横也

蘓軾曰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管仲欲以歳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

李靚曰管仲相桓公作内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

福禍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軍之法固嘗試之矣

臣按管仲内政謂得此士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天下大國莫能敵後世之兵動以十百萬計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所以什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衛者無常心此其所以雖多而不得其用也

內政之作猶有三代鄉兵之遺意後有作者於兵農既分之後畧放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

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官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宫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别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宫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

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掌於臯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抑考古制王前朝後市而王宫

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内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别也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畧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為方鎮之兵

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畧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

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

杜牧曰為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韓魏七國祿山僕固是也居内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歐陽修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

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利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于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

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絶禍亂之源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于亡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而于兵尤當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穳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

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

臣按歐陽脩謂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屢變其制馴致于天子弱而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

以為措置之勢使然嗚呼兹豈獨勢之使哉蓋亦

人謀之不臧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歴叙府兵興廢之由

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畆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

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

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閲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

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

時遠不經歳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

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為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内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為相又奏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為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

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者也盖有恒産者有恒心有所顧惜者然後不敢恣肆有所係累者然後不肯棄捨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農遂分而不可復合惟唐府兵之制稍近於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廢李泌當上陵下替之時思欲復之然終不能復可慨也

夫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兵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盗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臣按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無兵備寧備而無

用不可欲用而無人此國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伍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

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于其間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寛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為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鋭建炎南渡收兵卒招羣盗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

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畧不可為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在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宫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隷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為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司為五焉内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

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名為一百户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户所統則一每一百户内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更加減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

斷自宸衷制為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故自開國至今百有餘年矣聖子神孫恪守成規以為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固有軍伍懸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則盡善矣

蘓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邉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

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

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於内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来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令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

其月廪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為者也

臣按蘇軾此策于漢唐宋軍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盖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于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内其他傜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

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者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

下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收此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彼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況居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文皇建都于此餘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

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為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句而法司亦往往讁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臣愚過為遠慮竊恐自兹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于今矣請於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

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寔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為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豢養之徒葢有間矣萬一臣言有可採者請敕大臣集議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拂即委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主其事講求利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為隊伍一以所

居就産為定里社丁户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户分為二隊隊五十名立二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為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為一都甲（視軍衛千百户）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泒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

以户而以丁丁以二為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閲視有不如度及頻壊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尫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為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衍地為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于

此名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按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寔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又見京輔之屯條）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騍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為羣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為倉場積

草料於近甸之地以為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為勢家奏取為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畜驢騾以為駕車運遞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詳見牧馬之政條或曰五郡切近京師甸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

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算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別為收貯以為此五郡雇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為計工定直出此錢雇閒民以代之當此即宋人雇役法但宋人取錢于民今取于官凡雇民役必先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予直如當過正月於二月朔日予之凡此五郡每歲各辦物料官為先事計

算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寛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寔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融損有餘以補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秋税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他鹽糧課鈔亦不下

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貲以寛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内以固京師外以懾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于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邉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竊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

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頻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馬兵不沓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為急切之備或斡運京儲以寔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閒如出湯火以就清爽之地　上感國恩淪肌徹髓其懽欣鼓舞銘

刻思報爲何如哉此法儻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費内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懾外夷之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制宜補偏起廢又有待於他日之良臣賢輔焉

以上軍伍之制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宮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公卿)準人(守法有司)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蔡沈曰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蔡氏謂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蓋侍御僕從中近臣之長也周公戒成王乃以之與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並稱為官職之美而嘆夫知憂其得人為鮮何也先儒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由是觀之人君之左右非但輔弼侍從之臣不可不

得其人則雖扈從侍衛之人亦皆不可不得其人也一不得人則知治體贊王化者必深以為憂焉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四時也)比(校也)宮中之官府(謂官府之在宮者)次(次所以待直宿)舍(舍所以待休沐)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以兩木為機以警夜)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察也)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祭祀之事)蹕宮中廟

中則執燭

吳澂曰宮正宮中長也戒令糾禁者戒其怠忽糾其緩散令之使有為禁之使勿為也宮正時比之法者為之版以待則籍其名之多少夕擊柝而比則計其人之在否國有祭祀兵戎喪紀之故則其比亦然王宮有内外内外嚴密不可不辨啟閉之際以時而禁然後為之稽其功之見於緒者糾其德之見於行者幾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稍食或有竒衺淫怠之人

則斥而去之然後會其人使之什伍相聯則勉於道藝而教成矣又曰季春季秋火星出入之時以木鐸警衆使脩夫火政蹕止人清道之具出稱警入言蹕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

又曰宮庭内事固非執政大臣所當與而屬之天官何耶自古國家危亡之患多生於房闥否則生於閹寺夏商之亡漢唐之衰其禍以此夫婦人女子與夫刑餘之人敢肆其姦以敗人之國者以其無所制而

得以逞其不軌之心一旦禍變孰得而翦除之哉如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是也果麗於冢宰則小大受制於執政大臣常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其惡誠可以銷患於未萌也

臣按敭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内治當時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宫壼朝廷均為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内豎也夫宫正則屬於

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宮伯（亦長也）掌王宮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凡在版（名籍）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廩祿）敘（才等）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

鄭玄曰王宮之士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八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

王安石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則賢者之類

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

上下親而内外察也

吕祖謙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宫皆士大夫之職

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

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

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

刻而周廬陛柩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

者當深繹也

臣按周制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為勲衛蓋亦此意臣竊以為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職使之番上宿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宫禁得肺腑之臣而勲戚子孫亦得俸禄之養益一舉而兩得焉

閽人王晨昏之啓閉者掌守王宫之中門雉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宫潛服賊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凡内人王内之臣公器公家之器賔客諸侯之臣為賔客者無帥導其出入者則幾察也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開左右行者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宫門廟門凡賔客亦如之

賈公彦曰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外命夫卿士大夫在朝者外命婦緦卿大夫之妻也内命婦三

夫人以下也

王安石曰僭服則衷甲之類賊器器之可以賊人者

奇服非法服也怪民怪行者也

臣按成周以宦者掌門禁其嚴也如此我朝禁僧

道非朝見由前門不許入皇城門及無牌面并凶

服異服有持寸鐵者皆不許入禁門亦周人意也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

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

會同亦如之舍王出所止宿處則守王閑也陛楯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衛也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徵役喪車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之事

鄭玄曰不言徒而曰虎士者徒之選勇力者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

軍都督府所隷專以扈從宿衛為職即此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甲冑之屬而趨

王安石曰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

吳澂曰旅者主膂力而衛王者夾王車者下士十六人分居左右而中士為之帥服而趨亦謂夾王車也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膂力而言亦猶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由是觀之則虎賁士非天子不得用受者固非賜之者尤非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祓曰郎衛兵衛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皆宮門內外之事武帝更秦郎中令為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宮殿門又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其職實有相關者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門羽

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宫

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是郎周官宫正宫伯之職宫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宫正則領宫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蓋王出與王出也

後漢光禄勲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侍郎郎中節從皆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皆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林駉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

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黄門之廬耳故宦官内典門户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柰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

置黄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内外大權悉歸之以爲一代之禍説者歸咎於光武之不任三公誠是也夫自古國家危亡之禍皆出於房闥宦寺之中何也婦人女子與夫刑餘之人所以敢肆其姦者以其處夫人君肘腋之間幽隱深邃而人不得以制之也誠能如周人以内宰小臣閽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

皆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為矣刹夫後世宿直執戟之臣實有兵權以寓其間苟無有以制之者而使之得以自肆豈不貽國家之禍哉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攺為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駉曰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樂天羽林將軍

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又曰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禄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横北衙既横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為患至是也

臣按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之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徼監門禁而

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倅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天子御輦則扶輳以行出警而入蹕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詔獄所寄人之死生係焉是尤

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宫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耳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鋭士宿衛王宫又有勲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宫之

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别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

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令外有不庭之虜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

臣按秀實此疏百獸畏虎之譬最切人主所當玩繹焉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

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代之失萃精銳於京師雖曰增損舊制其規模宏遠矣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林駉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宋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内内侍省都知與副

同主判之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内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臣按宋人禁軍不獨内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葢太祖懲唐末以來

援鎮兵彊之患故聚精鋭於京師時出之以守國邊欲以内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為然也夫立國規模在篤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繞以為吾屏蔽也既為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士獨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說者謂其聲容盛而武備弱也觀於此尤信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宫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宫門之禁時其啟閉寺人掌女宫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絶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宫殿内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勘劾詔公主宅都監入内供奉官等九人並

遠小處監當

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宫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勑魚符其受勅人具録所開門并出入人帳于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郎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内外竝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為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出入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伏望陛下深慮安危防微杜漸

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必親降手勅加以御寶受勅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勅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鎖進納門鑰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宮門之禁我聖祖于此一事尤加嚴切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無所不至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瓦石之

隊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引赴御前

奏知矧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伏望申明祖宗之

法嚴謹門禁一切外人不許闌入以敦聖朝之家

教以立禮義之大防非但以備姦宄杜禍亂而已

也

至和元年有襆被入直內藏劍者御史馬遵言律干御

用舟船飲食之類有不如法皆不稱誤所以許世子止

躬不嘗藥春秋加以大惡之名唐長孫無忌入朝不解

刀校尉被誅死之議所責者重所慮者深法令于皇城門禁尤為謹嚴今麥昭吉㒒被入直中有劍踰歷諸門抵便殿會無撿察略不覺悟若奸盜包藏而為之何由而露哉今昭吉雖已具獄而諸門監官守卒乞于常法之外重行用謹大防㢊弭來患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言風聞内苑作工匠盜所結真珠事敗有旨更不得治監官醫官院人力懷刃為盜捕獲有旨不復推經由門戶中外聞之莫不撫髀而嘆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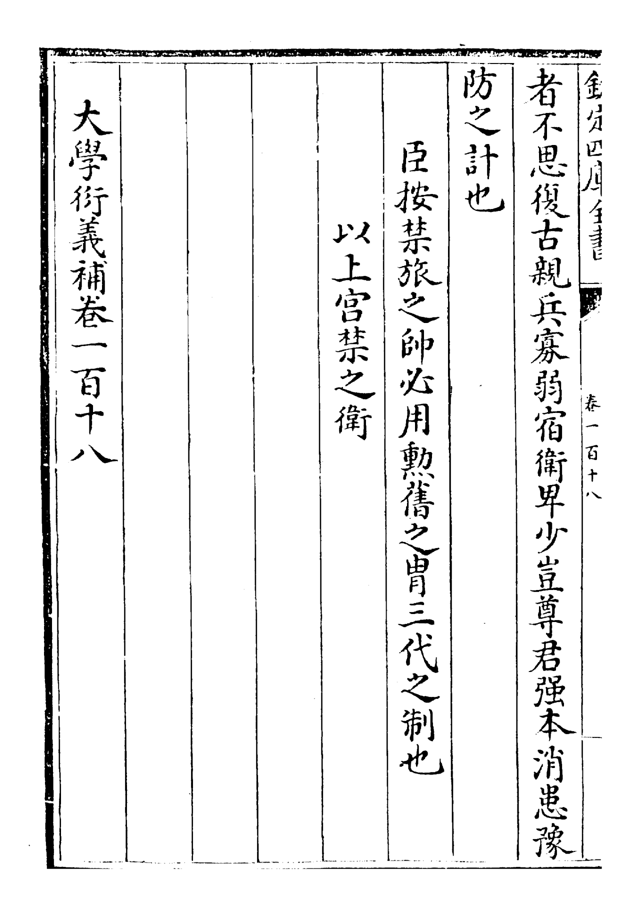
足寒心皆謂陛下誤以此為小事竊以監官之設本為監臨主守司門之設本為譏察出入今珠璣至貴之物失之數萬匹夫挾刄入數重門如涉無人之境皆非小事乃一切赦之後來更有犯者不赦之則罪同罰異人人皆怨又赦之則事事廢法紀綱遂壞雖有監官司閽將何用也且宫禁之門法最嚴密葢聖人防慮幾微謹備不測以嚴衛一人若左右侍恩廢弛積日累月事體陵遲忽有不測之虞誰復知所職守陛下豈不為宗廟

社稷自重乎

臣按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于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追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攜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也况敢有襆被藏劒盜出真珠之事哉祖宗所以防微杜漸為聖子神孫計者其嚴其密如此繼體守成者勿狥一時之欲勿聽小

人之言與將卒之守法受臺諫之進言如此則永無意外之變而宗社奠安矣臣不勝惓惓

胡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新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



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畀少豈尊君强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勲舊之胄三代之制也

以上宫禁之衛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八